

廣注

名家駢體文讀本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緣起

今日白話詩文盛行矣。乃編古詩文為讀本。非逆時勢之潮流耶。曰不然。真古文。真古詩。皆貴自然。尚質樸。重性靈。其宗旨無一不與今日之白話詩文合。其拗曲雕琢者。皆後起之偽體也。去偽存真。一以自然質樸為歸。使拗曲雕琢之篇什無從雜廁於其間。一洗歷來選本陳腐謬妄之習。重編古詩文之宗旨如是而已。學者苟能讀此。則其為白話文也將益善。烏得謂之逆時勢潮流耶。且文無所謂古今。并無所謂中西。其最要關鍵不外辭理簡當。立言有序。文氣暢達而已。試問作白話文以雜亂支蔓為貴耶。抑以詰屈繚繞無從剖解為美耶。苟皆不然。則於秩序井然暢達簡當之古詩文。烏可不加以研究乎。

近日學校林立。校中無不設國文科。且無不有國文教員。今乃編詩古文自修讀本。得無贅乎。曰是又不然。學校科目多至十餘。而其注重者。英文算術理化而已。於國文陽雖尊之。而陰實疏之。一人之精神。分布於十餘科目。已苦不給。

況又有偏袒於其間。國文之不能精。亦理勢然耳。且今日生計艱難。學生謀生之心甚切。往往有不及中學畢業。而即任職業者。社會交際。無往不需國文。所得於學校者。既不足以應用。使無誦讀善本。補其缺憾。激其興趣。則吾國文藝將漸泯滅。求一能為暢茂條達之應用文。且不可得。遑問其他。斯豈增進文化之道耶。故自修讀本。所以彌縫教科之缺。補學生謀生時應用文字之不足。與學校教本相輔而進。並行不悖者也。

本局編自修讀本。共十餘種。先成五種。一曰論說文。分論人。論事。論學。論理。四類。二曰紀事文。分叙人。叙事。叙地。叙物。四類。二者別立文體。分類目錄。三曰書翰文。四曰駢體文。以時代分門。五曰古今詩。則以體裁分類。每種之首。冠以淺說。

自來選家。專務名高。好選長篇。夷攷其實。無裨初學。蓋洋洋大文。讀之費時。且其用筆變化。不易摹效。非深於文者。不能明其作法。烏可以此為初學模範。此數編力矯其弊。所選詩文。篇幅至長者。不過六百餘字。皆層次清晰。意義明暢。

氣機圓潤趣味豐厚之作。使人一展卷而興趣盎然。如遊名山。奇花異草紛列左右。如入五都之市。環貨山積。覽之不窮。取之不竭。以此自修其樂。無涯。古人詩文用意極精。格律極細。其脈絡筋骨。往往不易窺見。此數編悉將古人精心結撰之處。評論於眉端。或考其淵源所自。或指其精華所在。或揭蓄勢運氣之秘訣。或推開合承轉之要法。或表造句鍊字之精意。凡作者苦心經營處。無不顯豁呈露。朗若列眉。擘肌分理。如醫生之解剖。洞幽闡微。如博物家之窺顯。微鏡開卷。展覽盡得作文之奧旨。以此自修。有深造自得之樂。無昏蒙沉悶之患矣。

古名人之精詩文者。多精小學。故其用字皆精。鍊愜適且皆沉酣於羣經諸子之籍。故雖隨意涉筆。亦必有奇古字。雜出於行間。非得名師講授。不能明也。非藏書極富。不能博攷而詳稽也。此數編於費解之字句。一一定其音讀。釋其意義。而於地名人名。亦詳攷其沿革始末。自來選本註釋之詳盡。罕有能及是數編者。學者得此。如昏夜之得明燈。如行軍之有嚮導。不必請業於名師而盡通。

古詩文之奇訓異詁不必飽藏書籍而盡窺古名人達詞用字之精意自修讀本莫善於此

昔日學者竭畢生之力從事文藝故能從容研究博覽廣詢於讀本選材之當否評論之得失註釋之詳略不必問也今則震海交通科學昌明精力如故而研究之事物十倍於前非得選材簡當評註詳盡之讀本將無研究文藝之時機日生計程度下於今日者數倍財力充裕讀古詩文不必特選本也有餘力足以購專集研究文法不必恃評論也有餘力足以請名師攷求訓詁不必專恃註釋也有餘力足以購小學書今則何如耶力能購羣籍請名師者有幾非得至善至備之讀本將無研究文藝之力今茲數編詳盡完備購之既不費財讀之又不費時而詩文之法訣又無不盡萃於是有志自修者曷來一寓目乎

編輯大意

一本編為初學駢文者自行研究之用。故命名曰駢文自修讀本。

一本編不分文體而分時代。首六朝。次唐。次宋。元明。次清。俾學者知駢文體格之變遷。及文運升降之大概。

一初學儉腹。遽示以典重喬皇之作。沈博絕麗之文。難免望而却步。故本編所選。多係小品。及筆致輕靈者。俾得易於摹仿。

一駢文使典。多於散文數倍。本編詳加註釋。毋使遺漏。并於正文旁加一二三四等記號。以便核對。

一駢文佳處。視散文為難辨。本編於每篇上端。分列評語。批卻導竅。有蘊畢宣承學之士。庶知準的。

一每篇勾清段落。俾初學於起訖承轉處。容易領會。

一難字加以音釋。用省緝檢。
一開卷附駢文淺說。示以源流及作法。於自修為尤便。

駢文淺說

評論駢文之書。最古者為梁劉勰之文心雕龍。其次為宋王銍之四六話。謝伋之四六談麈。清初陳其年著有四六金鍼。近人有駢文指南之作。此外散見於論文書者。亦指不勝屈。然非措辭精奧。即引證繁博。初學閱之。殊難領會。因作淺說以餉之。

一 駢文之名稱

何謂駢文。駢文者。以通體多作偶句也。偶句以四字為句。六字為句者居多。故駢文又謂之四六文。但此種文體。雖始於六朝。而其名稱實始於唐。唐人以各種散文為古文。故目六朝之文為駢文。此後文家相承。沿稱不改。於是文之有駢散。遂如涇渭之不可混合矣。

二 駢文與散文同源而異流

為駢文者或輕散文。為散文者或輕駢文。其實駢散二者。如陰陽奇偶。不可偏廢。試思最古之文。莫如尚書易經。而其中駢詞儷語。觸目皆是。遑問其他。故李申耆之言曰。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而沂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何必歧奇偶而二之耶。雖然。溯文章之源。固不當有駢散之別。及駢散之分。既定。則各據一方以肆力研究。駢文有駢文之體裁。散文有散文之體裁。駢文有駢文之音節。散文有散文之音節。駢文有駢文之屬對法。散文有散文之屬對法。其名稱既異。即其途徑亦迥別。所謂同源而異流也。是不可以不辨。

三 駢文之分代

文章趨尚。大抵時運使然。駢文莫盛於六朝。而尤盛於梁陳之際。蓋齊梁以前。文人製作。雖工比對。而音調未講。自沈約、謝朓、王融輩出。精研聲律。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不僅用之於詩。並用之於文。於是文體務為音節清

麗其尤傑出者。為徐孝穆庾子山。徐庾之文。聲情並茂。道逸兼之。所以獨有千古。總之六朝文之所以難能可貴者。因其秀在骨。不尚外部之豐縟。故也。唐初猶襲陳隋遺響。自王楊盧駱四傑繼起。始大開唐四六之規模。雖古意略失。頗能自為波瀾。張說蘇頌文。號燕許體。微有氣骨。至陸宣公之奏議。善以偶語寓單行者。實為自闢畦町。而為宋四六之濫觴。若溫李諸人。所謂三十六體者。雖嫌纖薄。亦頗秀發。降及五代。而駢文之浮靡。始極。宋興。歐陽永叔出。所為駢文。一以古文氣格行之。而其體乃一變。王荊公文能標精理於簡嚴之內。蘇子瞻文能藏曲折於排蕩之中。此數家在北宋四六體中。最為傑出。南渡以後。如汪藻洪适陸游楊萬里周必大等。亦頗工四六文。大抵宋四六必求之議論之工。證據之確。論其情韻。則不逮古矣。元明之間。能文之士。頗欲追蹤漢魏。罕法齊梁。故於駢文頗不振。無可名家者。姑不具論。清初陳其年毛西河等。傑起。所著駢文。能與唐宋

諸大家爭衡。乾嘉之際。精研文學者。雲蒸霞蔚。而駢文為尤盛。袁枚以天才橫逸勝。胡天游以沉博奧衍勝。邵齊燾以清簡勝。汪中、洪亮吉以古雅勝。其餘如孫淵如、吳穀人、孔巽軒、彭甘奇、劉芙初、吳巢松、曾賓谷、郭麐、王仲瞿等。亦各有所長。道咸以來。董基誠、祐誠、梅曾亮、袁翼、傅桐之倫。亦多有造極語。要之清代駢文。無體不備。卓然成家者。可以百計。其高者率駕唐宋而比齊梁。遠為元明所不及。可謂盛已。

四 駢文之作法

蔣心餘曰。作四六不過即散行文字。稍加整齊。大肆烘托耳。其起伏頓挫。貫串賓主。整與散無以異也。今人言着駢偶。便以塗澤擗捨為工。即有善者。亦不過首尾通順。無逗補之迹。求其動宕適逸。風味盎然於楮墨之間者。吾未之見也。蔣氏之說如此。但所謂動宕適逸風味盎然者。吾固不能以言語形容之。所謂即散行文字稍加整齊大肆烘托者。吾且引伸之為

作駢文之法。共分十則如左。

一曰辨體

凡作駢文。須先明各種體裁。即四六金鍼所謂詔誥多用散文。亦有用四六者是也。共和時代。詔誥已廢。所通行者。如啟如書函如勸募疏如傳狀碑誌如序跋如箴銘頌贊如祭文等。箴銘頌贊多用四言。且多押韻。祭文亦同。惟用四六者可不押韻。啟有謝啟賀啟等名。俱係小品。用四六不過數聯而已。勸募疏及序跋文。皆取達意而止。不宜冗長。叙事之長幅書函及傳狀碑誌等。須段落分明。間用散語襯貼之。俾適合於為某種體制可也。僅言其大概如此。學者會集各體熟玩之自得。

二曰命意

作文之法。辭句未成。而意已立。意必有所注重之處。其餘所兼及者。不過枝葉鱗爪而已。於其所注重者。或用襯托法。或用翻騰法。或用借賓定主

法。或用反覆伸辨法。或點明於發端之數語。或結穴於最後之一言。意之所在。百變而不離其宗。則讀者自明瞭矣。是作文之首重命意。駢與散無異軌也。

三曰謀篇

蔣心餘曰。謀篇之法。以離縱開宕為上。鋪叙者下矣。試觀庾氏之文。類皆一虛一實。一反一側。而正用者絕少。甫合即開。乍即旋離。而順叙者寡。是以能向背往來。潏洄取勢。夷猶蕩漾。曲折生姿也。後人非信手搬演類書。即隨筆自成首尾。又曷怪其拳屈壅腫。去古萬里耶。按此知四六文之謀篇法。亦全與散文同。

四曰分章

不論其為述事。為達意。如其節目繁多。可分開各為一段。以陳述之。段既分矣。或虛寫。或實寫。或正寫。或反寫。或順叙。或逆叙。仍須前後互相照應。

脈絡貫通。而一段之中。整聯散聯。又須融化相串。則述事與達意。俱無雜亂之患。而已得四六金鍼中所謂串字訣矣。

五曰用事

典雅是四六正法。但引用故事。不宜過僻。亦不宜太泛。劉彥和論用事之法曰。取事貴約。校練務精。王銍四六話貴切合之巧。觀劉劭趙都賦有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令歆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何等切要。又如汪藻隆祐太后布告天下手書有云。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唯重耳之尚在。所引故事。人人皆知。而於宋之中興。高宗之身世。無一不切合。學者能於此等處注意。當知用事之法矣。

六曰剪裁

剪裁之法。於屬對行之。擇與本意相合之兩故事。各摘出其屬對字樣。以備採用。謂之翦。以所翦屬對字樣。截取其聲律諧順語意明白者而用之。

謂之裁翦。裁既定。融以神思。運以筆力。而四六之文成矣。觀庾信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啟。有云。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蛇。明珠一寸。屬對何等工巧。然兩事雖同出於搜神記。而記載情節大異。若不善翦裁者。採用之。不知如何減色矣。

七曰藻麗

四六法海總論云。四六不可無藻麗。然慮其為藻麗所晦。如楚騷如上林。長楊三都兩京等賦。藻麗極矣。後之文人。無前人之真實力量。濫用生僻字面。以相夸飾。必致形容過甚。使原有之意反多晦澀者。往往有之。世嘗謂彭甘奇選學最深。亦頗為選所累。蓋因擇捨太多。真氣不出故也。然則如何而能適宜耶。彥和以為文辭所被。夸飾恒存。詩書雅言。而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子遺。辭雖已甚。其義無害。又如謝莊月賦。之以柔祇代地。圓靈代天等字面。既不生僻。又

能與題相稱。方可與言藻麗。豈徒事粉飾之謂哉。

八曰聲律

聲律之論。不僅限於吟詠。駢文之務協宮商。自齊梁以來尚矣。故駢文亦謂之韻文。有句末之韻。亦有句中之韻。蓋句中須調平仄。故亦有韻。昔阮元曰。八代不押韻之文。其中奇耦相生。頓挫抑揚。詠嘆聲情。皆有合乎音韻宮羽者。況純乎其為偶句體也。至於音節尤貴入古。庾文落花芝蓋楊柳春旂一聯。若刪却與共字。便成俗響。又陳檢討句云。四圍皆王母靈禽。一片悉姮娥寶樹。此調殊惡。若在古人。寧以兩之字易靈寶二字也。此皆前人心得之言。述之以見聲律之關係如此。

九曰鍊字

昔劉勰云。富於萬篇。貧於一字。蓋謂一日可以千言。而一字之未安。有思之累日而不可得者。以見鍊字之難也。宋范希文作嚴先生祠堂記。其末

歌詞云。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太白請改德字為風字。希文大服。故用字不可不鍊。而在駢文。則尤為重要。文心雕龍中有避詭異。避重出二條。詭異謂字體瓌怪。重出謂同字相犯。美麗之文。決無此弊也。

十曰風骨

風骨二字。尤非初學所能領會。大約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專事塗飾者。義瘠而辭肥。即無骨之徵也。一味鋪排者。思淺而氣索。即無風之驗也。故鍊於骨者。析辭必精。深於風者。寫情如訴。試讀梁簡文帝與蕭臨川書。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瞻之歧路。眷慨良深。數語風骨何等翹秀。手把六朝文。不厭百回讀。庶幾彷彿遇之。

五 初學駢文之要訣

初學駢文。宜從小品入手。如謝啟。賀啟。及宴集小序等。取其意思簡單。輯